



香祖茅記

利

15
104
3



明節
第 104
卷 3

香祖筆記卷六

新城王士禎貽上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西城外有盜發古墓視其誌
銘乃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一千一百石修
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永清滁州人洪武士申嗣其
父為燕山前衛百戶守禦開平永樂間五從車駕
北征有功累陞本衛世襲指揮同知洪熙中陞後
軍都督府僉事賜蟒龍衣充叅將鎮守大同尋命
為總兵官鎮居庸宣德中征樂安州破兀良哈北
狩洗馬嶺皆扈從陞都督同知總督官軍匠作修

造京師城垣濠塹橋道正統中陞左都督勅諭提
督營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正統
辛酉告成特陞今爵錫誥券子孫世襲以八年夏
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關北原子榮孫煜
留守中衛指揮王淳撰文下聚書龔善同篆予考
弇州仁宣以後功臣伯表無清名故具錄之

李龍眠五馬圖一卷後題云右一匹元祐元年十
二月十六日左騏驎院收于闡國進到鳳頸驄八
歲五尺四寸○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
騏驎院收董擅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右

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於左天駟監揀中
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六寸○元祐三年閏月十
九日温溪心進照夜白

右止有四
馬圖一

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然中
朝士大夫多嘆息伯時當在臺閣僅為善畫所累
余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斲熟之聲名儻來之軒
冕殊不汲汲也此馬駮駿頗似吾友張文潛筆力
瞿曇所為識鞭影者也黃魯直書○余元祐庚午
歲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于黼池寺
魯直方為張仲謨箋題李伯時天馬圖魯直顧余

曰異哉伯時貌天廡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
魄皆爲伯時筆端取之而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
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
魯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予瀟湘江上與徐靖國朱
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云此公卷所親見余
曰九丈當踐前言記之魯直云只少此一件罪過
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將漕二浙當
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張元覽汎舟
訪劉延仲于真如寺延仲遽出是圖開卷錯愕宛
然疇昔撫時念往逾四十年憂患餘生巋然獨在

傍徨弔影殆若異身也因詳叙本末且以玉軸遺
延仲使重加裝飾云空青曾紆公卷書○右毘陵
莊氏家藏

毘陵大姓朱氏蓄一古大盤盤中凹處有鴨形或
漁于湖得一銅鴨朱以賤直購之以合盤中鴨影
不爽銖黍注水于盤鴨輒浮起游泳而浴始知寶
之右見庚巳編

王介甫唐詩百家選全本近牧仲開府寄來新刻
乃常熟毛扆所得江陰某氏藏本計百有四人
有乾道己丑蘭臯倪仲傳序略云予自弱冠肄業於

香溪之門嘗見是書頃有親戚宦南昌得之臨川以歸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故鏤版以新其傳云余按其去取多不可曉者如李杜韓三大家不入選尚自有說然沈宋陳子昂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昫虛劉文房柳子厚劉夢得孟東野槩不入選下及元白溫李諸家不存一字而高岑皇甫冉王建數子每人所錄幾餘百篇介甫自序謂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然乎否耶世謂介甫不近人情于此可見故物自可寶惜然謂為佳選則未敢謂然請以質諸後之善言詩者當知余言不妄

白醉璫言

王兆雲著

載孟中丞者好藏墨有一挺為朱紫

陽款是南宋故物又云羅文龍墨如空青水碧珊瑚木難

兩山墨談

陳寔著

云長淮為南北大限自淮以北為北

條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者自淮以南為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未有以河名者二條之外北之在高麗者曰混同江曰鴨綠江南之在蠻訖者曰大渡河皆在荒徼外禹跡之所略也

又云朋黨二字為萬世之禍始見于漢書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此

王伯厚之言也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
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
事外權有果氏以亡則朋黨之說其來尚矣
又云晏子飈吟而颺啼蒼莽踟躕四顧而無人聲
流光馳景却顧于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
也壟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足以卒歲春
秋之世豈有如此語言必晉宋間文人僞作余謂
此段文字不甚類晉宋間人絕似唐柳子厚劉夢
得孫樵輩造語周夔到難一篇亦庶幾爾
唐人作集序例叙其人之道德功業如碑版之體

後則歷舉其文某篇某篇如何如何不勝更僕如
獨孤及權德輿諸序及英華文粹所載皆然千篇
一律殊厭觀聽至昌黎始一洗之若皇甫湜作顧
况集序亦能不落窠臼可以爲法

文選而下惟姚鉉唐文粹卓然可觀非他選所及
其錄詩皆樂府古調不取近體尤爲有見余嘗取
而刪之與英靈間氣諸集刪本都爲十種竝行于
世友友姜編修西溟英又嘗刪其賦頌碑誌序記
等雜文爲一編西溟歿此書不知流落何處其從
弟宸萼字友棠余門人也當訪之

王逢原吉悟溪集有過廣浦聽上人觀湖廣郎中
余闕撰書灤河化成寺碑記淮西憲僉王士點篆
額詩士點吾鄉東平人士熙懋學之弟常輯禁扁
若干卷余家有鈔本又有陳架閣錄示至正十一
年死節臣屬禿公以下十三人王侯以下九人徵
詩首云是年二月山東副都元帥禿堅里師出鄒
平縣中流矢死今鄒平誌不及載當補入之

悟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南康府知府陳敏
政重刻陳作後序述原吉家世甚詳原吉有子掖
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兼文華殿經筵

事卒官掖子徠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子
輅宣德中以秀才舉授南康府照磨未幾卒二子
曰顏曰孟不能歸遂僑居星子之東澗祖母黃母
徐躬紡績以教二子俱有成云集首有至正關周
伯琦汪澤民二序序言原吉初學詩于延陵陳虞
卿虞卿與柯敬仲俱事虞邵菴得其傳與菊苑盛
時楊范諸公齊驅惜未著其名俟載考之虞卿官
東流尹亦序云

甲申夏不雨暑酷甚偶讀鍾退谷集雜文有扇篋
銘云藏汝逸女女曰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

之能終其天年哉余感嘆其言因注其旁云殺君馬者路旁兒當下此一轉語

廣陵陸弼字無從隆萬間有詩名江都友人貽其集末有張君某為作小傳云無從少游京師譏李西涯伴食中書投詩云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云云按陸上距弘治之世遠不相及安得以此詩屬之誤矣

鍾惺初名恬字叔靜竟陵人惺之弟也以諸生終其詩絕有風骨不肯染竟陵習氣古詩如大將雖自貴少小為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夢想

通侯貴意氣始得雄近體如桐新著後葉竹正平時陰皆佳境有半蔬園集惜不傳

余于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皮日休文藪陸龜蒙笠澤叢書抑其次焉一日偶讀震澤集其跋樵集後云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又書日休集後云予觀襲美與陸魯望唱和跌宕怪偉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文藪多感慨激昂文中子碑配饗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于知道者益嘆前輩鑒識之允議論之公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余一知半解亦自有與

古人暗合者錄其言以自信
余嘗欲取唐人陸宣公李衛公劉賓客皇甫湜杜
牧孫樵皮日休陸龜蒙之文遴而次之爲八家以
傳恨敏于吏事不遑卒業俟乞骸骨歸田後當畢
斯志聊書此以當息壤

湖廣土司彭九霄之母有玉跳脫一隻中有一蟻
歷歷分明自能蠕動又武林金編修家有猫眼寶
石一枚其睛正午則如一線過午即圓陸延枝說
聽云

韻語陽秋記宋大觀中吳興人邵宗益剖蚌中補
珠現阿羅漢相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遂
奉歸慈感寺供養寺臨溪流建炎中憲使楊應誠
者與客傳玩忽越檻躍入水中禱佛求之一索而
獲右與唐文宗食蛤事相類誠不可以儒家拘墟
之見求之如余池北偶談所記廣陵銀杏樹中觀
音大士像則又所目擊也

余嘗觀荆浩論山水而悟詩家三昧曰遠人無目
遠水無波遠山無皴又王楙野客叢書太史公如
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意在筆墨之外也
嘉靖中陸浚明察爲給事中疏糾張孚敬桂萼上

為罷二相旋以霍韜言召還陸坐是謫都勻驛驛丞林居十八年韜復有疏尉薦陸笑曰天下事壞于此輩僉人之手乃復欲以餘波汚我耶余嘗論韜平生真小人之尤黃宗羲輯明儒學案不當闌入觀浚明之言韜在當時物論可知矣洪洞范進士彪西部撰理學備考亦頗以余言為然

古今傳記如拾遺記東方朔外傳之類悉誕謾不經然未有如諾臯記之妄者一事尤可捧腹云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常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

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乘天翁車騎白龍振策登天天翁追之不及堅既到天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劉翁失治徘徊五嶽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鄙倍至此不可以數三歲小兒而公然筆之于書豈病狂耶段柯古唐之文人何至乃爾

諾臯又載妬婦津乃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聞伯玉誦雜神賦自沉死武曌常過此津不敢渡先兄西樵過之有詩云解使金輪開道避斯人何減駱

賓王亦快心語也

唐張祜詩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傿傿軟舞來按
教坊記伎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凡
出戲日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謂之進
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餘悉讓內人如垂手羅回
波樂蘭陵王春鶯囀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又有
綠腰蘇合香屈柘涼州甘州柘枝黃塵拂林胡渭
州達摩支之屬謂之健舞又有劔器胡旋胡騰等
按記中所列曲名如小秦王武媚孃皆李唐本朝
事與呂太后竝列不避忌竹枝本名竹枝子與采

蓮子漁歌子山花子水仙子南鄉子赤棗子生查
子等竝列今獨去子字但云竹枝若楊柳枝則其

本名

又有字舞
花舞馬舞

倦游錄載辛稼軒患疝疾一道人教以薏苡米用
東壁黃土炒過水煮為膏服數服即消程沙隨病
此稼軒以方授之亦效予苦疝十七年矣一日陳
悅巖相國讀倦游錄鈔以見示明日往暢春苑相
遇予曰承公惠妙方當愈宿疴又以自負相國問
何故予曰此疝辛稼軒程沙隨都曾害過正自不
惡與二公同病相憐豈復尋常人哉聞者皆為絕

倒

廣州城南長壽菴有大池水通珠江潮汐日至池南有高閣甚麗可以望海其下曰離六堂主僧某乞一聯予為題云紅樓映海三更日石澗通江兩度潮

唐詩人楊憑有中表竊其詩卷登第憑知之怒甚且詰之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中表答曰知見最愛惜此句不敢奉偷憑意稍解曰猶可恕也宋初朝士競尚西崑體伶人有為李義山者衣衫襪褻褻旁有人問君何為爾答曰近日為諸館職搏撻

故至此二事古今笑柄予四十年來所為詩人間多有其本其為人搏撻不少矣恐一一鶴聲飛上天亦非已有偶書之發一笑粲

王勉夫紀聞載東坡一日與歐陽公論五代史公曰修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坡曰韓通無傳烏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千秋公議當時坡公固已發之是謂諍子然劉壯輿作五代史糾謬以示東坡坡答以王介甫嘗謂某當修三國志某不敢當正畏如公之徒撫拾其後耳

東坡詩筆妙天下外國皆知仰之子由使北詩云

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其盛名如此然當時尚有指摘其用事之誤者予居易錄中已言之王楙紀聞又云吳人方惟濬子通絕不喜子瞻詩文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方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著也其狂僭至此譬蠅螂轉糞語以蘇合之香豈肯顧哉嚴滄浪云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于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流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儲光羲而下方是荆公自去取大曆以後其去取濶不滿人意况如沈宋王楊盧駱

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賈至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昫虛棊母潛劉長卿李賀諸公皆大名案而集皆無之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歛衽而莫敢議可嘆也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不記憶滄浪先有此論也

戶部覆江西護巡撫印南贛道徐某覆商民蕭宗章等開採鉛錫疏略云南源山係附近名山之總名庾崇二縣接壤雖山間石土產有鉛錫然地處荒僻民居寥落兼之米價騰貴有無生事地方難

必其無云云奉旨開礦事情甚無益于地方嗣
後有請開礦者俱不准行大哉王言洞見萬里
矣

浙江巡撫副都御史張泰交疏言黃巖縣民葉中
吉年一百三歲請賜金建坊禮部覆准允行
朱昂梁周翰與楊億同為翰林學士時梁朱二公
年老而楊甚少每輕侮之然考二公皆宋初最有
文譽者而楊以後進乃敢輕侮杜詩晚將末契託
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則子美亦嘗受惡少年之
侮矣韓翃中唐詩人眉目兩邀人主特達之知

在藩鎮幕後生至目為惡詩詎文章耆宿例宜取
侮後進小生耶顧楊大年正人亦爾則不可也僧
文瑩玉壺清話云開寶塔成太宗特詔朱昂撰記
文成敦崇嚴重上浚加嘆獎與宗人朱遵度號大
小朱萬卷與弟協稱渚宮二疎又詔舉賢良昂舉
陳彭年杜勳刁衎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
舉人况彭年實有才譽乞免召試備清問遂命以
本官直史館則朱在當時物望可知又後苑宴侍
臣賦詩梁得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坼十雨初晴
太液春上特稱賞嘗請修時政記從之二公本末

如此予往見周翰所撰石敬瑭家廟碑石刻惜未
購得耳後大年竟天死石介至詆為文妖或亦少
時輕薄之報耶龐文英文昌雜錄言時政記始于
唐文昌左丞姚璿至宋則周翰踵之有此請也
文昌雜錄云鼎州通判柳應辰傳治魚鱧法以倒
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口中面東
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按應辰
官都官員外郎常書大字符于浯溪磨崖碑旁即
其人也

唐宋京朝官遇令節即放假休沐又有旬休之例
文昌雜錄休假歲凡七十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
七日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
節下元節降聖節臘日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節
春分社日清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
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社授衣重陽立冬各二
日上中下旬又各一日包拯奏言每節假七日廢
事頗多請令後祇給假五日當時京朝官優游如
此此風至明不復有矣然宋人猶謂每春花時祇
于擔上見桃李何也
越中筍脯俗名素火腿食之有肉味甚腴京師極

難致偶閱安老懷幼方載製芭蕉脯蓮子脯牛蒡
脯法與製筍脯法略同錄之蕉根有兩種一種粘
者為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熟去汁再以
清水煮易水令灰味盡取壓乾乃以鹽醬蕪荑乾
薑熟油胡椒等研浥一兩宿取出焙乾略搥令軟
食之全類肥肉之味○取嫩蓮房去蒂去皮用新
汲井水入灰煮浥如蕉脯法焙乾以石壓令扁作
片收之○十月以後取牛蒡根洗乾去皮用慢火
少煮勿太爛硬者熟煮并搥令軟下雜料物如蕉
脯法浥焙取乾○薤蔔鮮方薤蔔即菘子也采嫩

花釀作鮓最為香美昔劉賓客饋白太傅菊苗蘘
蘆蕈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有詩載集中

宋長安隱士高繹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
欲命以官固辭還山特賜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
凍餒終不以困故受人餽遺閉門讀書而已右見
龐文英文昌雜錄末引處士譏种放詩且云志意
修則驕富貴道德重則輕王公惟安素無慚矣予
撰古懽錄偶遺之遂錄于此

雜錄言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
莊穆此公主賜謚之始予撰謚法考未遑考證及

此并錄之

唐宮殿皆植花柳宋植楸槐明代皆無之 本朝

沿明之舊

宋初諸公競尚西崑體世但知楊劉錢思公耳如

文忠烈趙清獻詩最工此體人多不知子既著之

池北偶談居易錄二書觀李于田菴菴圃集載胡

文恭武平宿詩二十八首亦崑體之工麗者惜未

見其全聊摘錄數聯于左西谷漫持白馬先生論未

抵鳴鷄下客功次韻朱石牀潤極琴絲緩水閣寒多

酒力微淮南長生不待爐中藥鴻寶誰收篋內書南

蕩槩遠從芳草渡墊巾還傍綠楊堤中虛桐井曉寒

千乳斂茗園春嫩一旗開趙宗道江浦嘔啞風送櫂

河橋勃窣柳垂隄注司馬相如賦云婆娑粉壁已沉題鳳

字酒壚猶記姓黃人塞頡利請盟金七酒將軍歸

臥玉門關殘長樂夢回春寂寂武陵人去水迢迢

家彩雲按曲青岑醴沉水薰衣白壁堂前檻蘭茗

依玉樹後園桐葉護銀牀津西北浮雲連魏闕東

南初日照秦樓古別佳人挾瑟漳河曉壯士悲歌易

水秋雪色欺曹國麻衣淺寒入荆王翠被淡次韻徐

侏儒自是長三尺游統都來直數金早睡驚鷺語

頻移枕病起蛛絲半在琴風調與二公可相伯仲
起結尤多得義山神理不具錄

杜詩戶外昭容紫袖垂蓋唐制天子臨朝則用宮
人引至殿上至天祐二年始詔罷之是全盛之時
反不如衰亂之朝為合禮也故中宗時皇后公主
及上官昭容往往與羣臣雜坐賦詩優伶至有裴
談李老之謔可謂無禮之甚者而郎官直宿亦有
侍女新添五夜香之句竟不曉侍女當是何色久
也宋明已來乃為嚴重矣

本朝朝儀大朝日 駕出乾清門至保和殿稍駐

大學士學士都察院左都御史以下堂上官翰林
起居注官于保和殿門外行三跪九叩頭禮先行
自甬道入太和殿後門出立簷下內閣東立西向
都察院西立東向然後 駕至太和殿陞座惟起
居注班殿內在諸王之後亦儒臣之極榮也
宋宰相班諸王之上樞密使班諸王下至明諸王
始不與羣臣齒列為得大體若唐宋以來皇子諸
王尹京遙領節度使之類一切罷去尤為得體迨
本朝亦然凡大朝日諸王貝勒子謝 恩者皆
拜于殿陛上與羣臣迥絕矣

呂正獻公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士大夫罕
接見惟談禪者稍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
袍日遊僧寺隨僧齋粥觀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此真可一笑也

宋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
選者唱名之後必降階謝康熙庚辰科館選庶吉
士大學士王文靖公之孫桐城張公敦復禮部尚
書兼掌翰林院事韓公墓廬之子皆中式及唱名
皆自陳奏皆得邀 恩入翰林然不降階謝也
本朝京官三品已上陞遷 命下宣 旨後即赴

後左門啓奏謝 恩仍于鴻臚寺報名候大朝日
於太和殿謝 恩已卯十一月 上傳戶部尚書
馬公齊禮部尚書佛公倫吏部尚書熊公賜履禮
部尚書張公英皆拜相戶部尚書陳公廷敬轉吏
書兵部尚書杜公臻轉禮書刑部尚書李公振裕
轉戶書予以左都御史遷刑書同日 命下大學
士伊桑阿公王公熙等于一統志館宣 旨訖隨
同赴 乾清門啓奏謝 恩此亦向時所未有也
後旬日始以吏部左侍郎王公澤弘為左都御史
則由吏部開列疏請云

徐度卻掃編云嘗見杜祁公少時手書所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筆筆端楷首尾如一且極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名品略具焉是時刻本書尚未盛行前輩之苦心為學如此豈後人所及宋時士大夫為王氏之學者務為穿鑿有稱杜子美禹廟詩空庭垂橘袖謂厥包橘袖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驅龍蛇而放之菹也予童時見此說即知笑之語諸兄曰信如此則杜公之詩何殊令佛寺壁畫觀音救八難善財五十三參關侯廟壁畫五關斬將水淹七軍耶諸兄為之軒渠

徐敦立云唐人詩集行于世者以慮數百家宋次道家藏最備嘗以示王介甫俾擇其尤者今百家詩選是也然則予前所云陳伯玉張道濟張曲江王右丞韋左司諸公之集次道家盡無之耶抑有之而見擯于介甫耶如此等著聞之集皆無之何以稱備有之而不取尚得為有目人耶

徐敦立記陳去非語本朝之詩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也不可不讀者陳無已也此意殊不可解去非之學杜亦予所未解也

古來相業之盛莫如北宋劉莘老謝右僕射表曰

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勲名繼踵纔五十二人可見得人命相之難乃明末崇禎十七年間拜罷遂至五十人欲不亂得乎

宋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備太師童貫少師梁師成少保楊戩餘即蔡京王黼蔡攸鄧洵武之流凡十人而宦寺居其三子昔使廣州游光孝寺觀偽南漢所造鐵塔四角有諸僧題名列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又當時崇尚宦寺士人多自宮以圖進用亂朝之舉措可笑如此

唐時有走馬應不求聞達科者傳以為笑宋亦置高蹈丘園科許于本貫投狀乞應與唐正同名實相悖真可一噓也

古彩選始唐李邵宋尹師魯踵而為之元豐官制行宋保國者又更定之劉貢父則取西漢官秩陞黜次第為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其兄原父見之喜因序之而以為已作明倪文正公鴻寶亦以明官制為圖予少時偶病臥旬日無所用心戲作三國志圖以季漢為主而魏吳分兩路遞遷中頗參用陳壽書頗謂馴雅有義例也

馮祭酒具區

夢 馮跋孫觀尚書尺牘云陽羨孫老得

東坡棄婢而生尚書實坡公遺體予跋鴻慶集既
辯之矣頃又考得一事坡往陽羨憇村舍見一童
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衡門稚子璠璣器童子應聲
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坡喜之童子即覲也然則遺
體之說益知其妄矣予跋鴻慶集惜未睹此故再
著之

南唐二徐鉉無子錯有後人居攝山前開茶肆號
徐十郎家王銍性之常訪之鉉錯告勅具在又言
嘗見錯文集有南唐宮人喬氏出家誥今騎省集
三十卷尚完楚金集則不傳矣泰和縣白鶴觀云

有楚金書碑予以康熙甲子奉使東粵過之維舟
特訪此碑亦不復存錯謚文公

魏野詩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一篇最佳王彥
輔記其一絕亦有風致可喜城裏爭看城外花獨
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為我親烹嶽麓
茶

劍俠傳言嘉興一囚善繩技至戲場捧繩百尺餘
置諸地將一頭擲空中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仰
直如人牽之後乃拋至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其
人隨繩身足離地高二十餘丈勢如鳥隼旁飛遠

颺望空而失又默記載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一日
有人呈踏索之技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緣索而
上疾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有牌
軍白曰頃出戍曾見此等事此妖術未能遽出府
門但請闔譙門大索必獲之乃命衆軍凡遇非衙
中舊有之物即斧斫之最後至馬院一卒曰舊有
繫馬柱五枚今有六何也亟以斧斫之乃妖人耳
遂獲之

今浙西之杭州嘉興稱吳地錢塘江以東乃為越
地故唐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予讀吳越
春秋闔閭五年吳南伐越破檇李左傳史記亦然
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就李即檇李然
則春秋之時嘉興本越之北境初不隸吳唐詩云
云非也

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
率詳中晚而略初盛攬之憤憤楊仲弘唐音始稍
區別有正音有餘響然猶未暢其說間有舛謬迨
高廷禮品彙出而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
接武正變餘響皆井然矣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
為正宗杜子美為大家王摩詰高適夫李東川為

名家則非是三家者皆當為正宗李杜均之為大
家岑嘉州而下為名家則確然不可易矣

吳越春秋勾踐休息食室于冰厨今稱人庖厨曰
冰厨本此

余辛丑客秦淮邀笛步和 石厓秋柳

小景絕句云宮柳煙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
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表籜菴于見
而戲余曰忍俊不禁矣

近日金華刻元陳樵鹿皮子集郡人盧聯所編刻
于明正德戊寅今邵陽縣永會稽董肇勲重刻于

婺郡凡古賦十五首為一卷詩三卷卷首載宋文
憲公所撰墓銘董有序頗佳又云原刻有慈谿周
旋序佚去不載甲申董自秦中以卓異入京 陛
見來謁以是書為贄惜未暇晤其人

香祖筆記卷六終

香祖筆記卷七

新城王士禎貽上

越處女與勾踐論劍術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馬相如答盛覽論賦曰賦家之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詩家妙諦無過此數語

西京雜記戚夫人善鼓瑟擊筑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此遠在十九首蘇李之前漢詩最古者惟此及安世房中歌耳晉樂志以為李延年造不知何據今在樂府橫吹郭茂倩樂府詩所載則始六朝劉孝標王褒諸人而古辭不傳可惜也

西京雜記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
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后土魂無所不
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于長安北郭此焉宴息
按此即後人自祭文自誤墓誌之始

三國志蘇則傳云仕宦不止執虎子虎子溺器也
西京雜記言漢朝以玉為虎子侍中執之視玉杯
象箸相萬矣而後世不議其奢僭何也

太史公報任安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
短漢書注師古曰媒如媒妁之媒孽如麩孽之孽
又曰齊人謂麩餅為媒今吾鄉之語猶然然以媒

作糜終不如作媒之古

太史公傳司馬氏本程伯休父之後而劉歆以為
史佚後又云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
過帝怒削去之後坐李陵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與傳皆不合未知歆何所據也

曹孟德作疑冢七十二又遺令婕妤伎人時時登
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子常笑之謂操體魄果藏
西陵即不必作疑冢既作疑冢體魄且不知散落
何許雖望陵作伎寧復聞之可謂詐而愚矣故友
劉考功公馘董侍御玉虬皆為捧腹而避之

樂府詩云綠蛇含珠丹初讀之謂偶然語耳非有
故實後觀鄴中記云魏宮中有綠蛇口有赤珠若
梧子大甄后每梳妝則盤結一髻形于后前因效
而為髻號靈蛇髻乃知樂府用此事也

韻語陽秋載錢起贈杜牧詩今坊刻襄陽集有贈
孟郊詩皆可一噓

仙人屏絕塵盪游于太清然如上元夫人欲嫁封
陟紫素元君欲從任生之類殆不可曉至如文殊
三處過夏一月在姪舍及婆子燒菴公案復是何
理恐妄解禪縛適為俗人學鳩摩羅什一輩藉口

也

謝在杭文海披沙云虱瘕黃龍浴水治之應聲蟲
雷丸及藍治之食肺系蟲獺爪治之膈食蟲藍汁
治之人面瘡貝母治之

唐牛僧孺人稱太牢楊虞卿稱少牢京師語曰太
牢手少牢口謂牛善為文楊善言說也白樂天不
失為賢者而黨于二牢未免為累每讀長慶集輒
惜之不啻如癰疽瘡環耳

道書多荒誕不經可為笑柄如謂牽牛娶織女借
天帝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之間此

與段柯古天帝白鵲事類

東坡守揚州始至即判革牡丹之會自云雖煞風景且免造業予少時為揚州推官舊例府僚迎春瓊花觀以妓騎而導輿太守節推各四人同知已下二人既竣事歸而宴飲仍令歌以侑酒府吏因緣為奸利予淡惡之語太守一切罷去揚人一時誦美之與坡公事頗相似附識于此

東坡先生知登州問徐神翁學道之要答曰勿作官即好及南遷過海潁濱曰吾兄知信其言而不能也

左思賦古度君遷北戶錄云古度樹一呼那子故閩清林先輩茂之名古度字那子也南人又號曰柁^{日亞}其實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化蛾及蚊飛去

北方有無核棗嶺南無核荔文有大如鷄卵者其肪瑩白如水精

鹽煮于海惟河東寧夏有鹽池紅鹽池滇蜀有黑白鹽井河間鹽山縣以地產鹽故名非有山也獨元人西使記言過磔掃兒城徧山皆鹽如水精狀此則真鹽山耳

虛谷閑鈔云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于淺
瀨得一琉璃瓶子中有龜長可一寸往來旋轉略
無暫已有胡人識之曰龜寶也

詩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皆為之李龔至作
剪綃集然非大雅所尚近士大夫競以詩牌集字
牽湊無理或至刻之集中尤可笑

荆芥穗為末以酒調下三錢治中風立愈

治走馬疳用瓦龍子比蚶子差小用未經鹽醬者連肉火煨存性置

冷地用蓋蓋覆候冷取出碾為末溲患處又一方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溲患處

治痘疹黑陷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放火盆
內焚之抱兒於煙上熏之即起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之先以一頭合瘡候瓜
熟削去再合熱減乃已又一方用蒜泥作餅瘡上
炙不痛炙痛痛者炙不痛即止

小兒耳後生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為末麤者熟
湯洗之細者香油調搽已上諸方見
夢洲閣錄

唐德宗使段善本授康崑崙琵琶奏曰且遣崑崙
不近樂器十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後乃盡段之
藝知此者可與言詩矣

香林筆言卷一
常見一貴人買得柴窑盃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
照價餘百金始憶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窑開奪
得千峰翠色來可謂妙于形容唐時謂之秘色也
南唐李主研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學士家
易北固甘露寺海嶽菴地宣和入御府事詳避暑
漫鈔後又四百餘年不知更易幾姓而至新安許
文穆國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國予戊辰春從文
恪曾孫檢討彙尊京邸見之真奇物也檢討請予
賦詩既為作長句又題一絕句云南唐寶石劫灰
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峰無恙在不須淚滴

玉蟾蜍後二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為崑山徐司
寇購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尚藏徐氏否青峭數
峰蓋用南唐元宗語元章既失研山賦詩云研山
不可見哦詩徒嘆息惟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皆
用本事也

僧祐釋迦譜云懿摩王四子被擯到雪山住直樹
林中四子生子王歡喜言此真釋子能自存立故
名釋注釋迦為能譜又云在直樹林中故名為釋
注梵語呼直亦曰釋別傳云此國有釋迦樹甚茂
盛相師云必出國王因移四子立國因名釋種

萊陽左公蘿石忠孝大節出于天性鄉人敬仰之
稱大忠先生崑山徐章仲炯健菴尚書次子也歲
庚辰官山東提學允公議建大忠祠于其里首捐
百金為倡一時皆樂飲助不浹歲落成粗有次第
而新令某適至方修衙署日遣胥役入祠取所庀
甍石木植之屬鄉之紳士以為言令詬怒欲申請
毀祠會章仲按萊考試令恐拂其創建之意乃詭
辭以自白章仲因而慰之曰子勿慮第往具牲牢
躬拜祭則浮議自息令如其指祠竟得無恙
順治初吏部諸司郎官最為清要吳郡顧松交子威

舊來贊俱以吏部郎里居賓客輻輳一日廣坐中
一客忽曰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也
客皆為之絕倒

佛經幻妄有最不可究詰者如善慧菩薩自兜率
天宮下作佛在摩耶夫人母胎中晨朝為色界諸
天說種種法日中時為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晡時
又為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雖裨官小
說如西遊記者亦不至誕妄如是

余官左都御史一日五鼓啓事候于中左門故吏
部侍郎趙公玉峰士麟謂曰公真今日之泰山北斗

也余曰何忽見推趙曰公爲戶部侍郎七年屏絕
貨賄不名一錢夫人而知之至爲御史大夫清風
亮節坐鎮雅俗不立門戶不急彈劾務以忠厚惇
大培養元氣真朝廷大臣也抑亦今日藥石也余
謝不敢當然數語實有關治體之論故追記之趙
官浙江巡撫嘗開濬杭城市河代貧民償旗債萬
餘金浙人至今尸祝之近日名臣也

聞見雜錄云韶州人于江邊得巨蚌剖之有珠大
如彈丸光若水精中有北斗七星隱然可見納本
州軍資庫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株晏元獻守揚作無雙亭于
其側宋德祐乙亥北兵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
詩曰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花烈女中然山房
隨筆所記仁宗慶曆中常分植禁中輒枯比載還
則鬱茂如故又何說耶

貴州苗峒出沙板然彼中不甚貴重其最重者曰
桂板有金桂水桂二種一如黃金間碧玉竹一如
沉香之色嗅之如沉速香其木在地中橫生長或
丈餘短或三五尺大者或至數圍更無枝葉其生
多在山根其上土色皆黃庶草不殖以鐵斲之堅

而難入苗人解為板售之直較沙板數倍與宋人
談藪所記大同小異談藪謂湖南亦然湖南與苗
蠻風壤相接理合有之又謂平江即今蘇州大旱河水涸
居人就河底掘井得沙板愈取愈多亦有得沉香
者此則不可曉也

古董字東坡作骨董晦菴作汨董見霏雪錄

上東巡幸曲阜謁 至聖廟廟門外降輦步行行
三拜禮留 御前曲柄繖于大成殿 命家祭即
陳設之古今未睹之異數也事詳幸魯盛典按宋
故事天子謁孔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曆四年五月

仁宗特行再拜禮乃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盛典
衍聖公孔毓圻疏請翰林院庶吉士孫致彌乙丑
進士金居敬金予之門人纂修書成金已前授靈丘縣知
縣卒于官孫先以無妄註誤至是復官授編修云
木鱉子入藥能殺人見霏雪錄

康熙己卯 南巡視河工廻蹕有 御製詩云行

徧江南水與山柳舒花放鳥綿蠻明朝又入邳徐

路鳳闕龍樓計日還會予以御史大夫被 旨與

大司徒陳公廷敬 大宗伯張公英 大司空王公鴻緒入

直 南書房因獲恭睹共嘆為太平和吉之音云

呂宋國所產煙草本名淡巴菘又名金絲薰余既
詳之前卷近京師又有製為鼻煙者云可明目尤
有辟疫之功以玻璃為餅貯之餅之形象種種不
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黑綠諸色白如水晶紅如
火齊極可愛翫以象齒為匙就鼻嗅之還納于餅
皆內府製造民間亦或仿而為之終不及

古來兼官皆以大兼小明初大學士學士皆五品
其後加尚書侍郎始為二品三品故明初三楊輩
結銜皆云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今內閣結
銜移大學士于上而云兼某部尚書學士兼侍郎

亦然與古制異

甲申七月門人李子來先復自奉天少京兆遷少廷
尉歸京師遺松花硯一紺色白文徧體作雲錦形
試之細潤宜墨類端溪之下品後有續硯譜者品
當列洮河龍尾紅絲之上

李林甫外傳言有術士說安祿山常有五百銅頭
鐵額人侍其左有一日請林甫宴令術士窺之見
一童子捧香爐而入五百人皆走避云云又言道
士許林甫三百年後白日上昇及為相二十年復
見之云相公所行多不合道更六百年乃如約矣

信如所云是天上神仙必需此不忠不孝之人義何所取而小說往往記林甫後身有為牛為倡之說詎盡誣耶

唐高宗將立武氏謀之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明皇將廢太子瑛兄弟未決李林甫亦曰家事何必問外人姦臣誤國先後一轍如此

予以順治八年辛卯中鄉試闈牘為座主蒲阪御史大夫杜公篤祐字振門房師壽春侍御夏公人倫字敬孚所賞異已定解元三日矣有丘縣令李應軫者高郵人與夏公為淮南鄉里年七十矣私于夏公曰某老

矣日暮途遠使元出本房差慰遲暮公能相讓則奕世之感也請至再三夏公乃許之其首薦即昌樂滕國相字和梅也已擬第六與予皆習毛詩杜公甚難之而李請益堅杜憐其意遂改予第六而滕得元時滕年近六十予年始十八耳榜後旅謁杜公頗悔之間語予以前事且曰子文合作元此亦命也予初不以屑意其後十年而予銓授揚州府推官李以兵部主事告老家居年八十餘矣其子為州役窘辱屬予謝其事李憶往事殊惴惴予顧力直其子而痛懲州役且戒州守吳君之後後為東昌府知府

以李公高年家居有司宜加禮吳詣李道子意李感泣遂通聞問陳謝如平生交凡子一生報德不蓄怨皆此類唐撫言載裴垫舉安辭崔樞考之被落及垫為宰相擢樞為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子不敢妄擬古人其存心寧厚勿薄庶不愧耳偶書之以示子孫

邯鄲人侯二素不孝其母以米施乞者二見而怒痛捶而逐之妻子泣諫不聽未幾二遍體生毒瘡潰爛而死夢告其子曰我以忤逆不孝罰往京師宣武門西車子營張二家作豬汝可速往贖歸遲

無及矣子如其言至京師宣武門訪張氏果有牝豕適生數子其一豕身人面有髭貌如其父子痛哭述其故願以十金贖歸張不聽而殺之此康熙三十九年事

唐庚三國雜事云先主父子相繼始終號漢未嘗一日稱蜀陳壽黜其正號徇魏晉之私意廢史家之公法改漢為蜀猶五代稱李璟為吳劉崇為晉今五代史南唐北漢世家未嘗以吳晉名之也蓋宋人之論已以南唐為吳王恪之後比于昭烈矣歐公五代史世家首南唐而胡恢陸游馬令之書

層見疊出豈非有深意存焉乎近興化李映碧清
廷尉取馬陸二氏之撰為經別作南唐書而雜采
江南野史鈞磯立談玉壺清話諸書為緯殊為有
見予嘗謂五代中原之君史家所謂正統者皆盜
賊僭竊無足比數惟唐莊宗雖以沙陀賜姓而能
手除篡賊復唐社稷則君子引而進之不忍斥也
其于南唐亦若是焉已矣以南唐為正統不猶愈
于朱溫石敬瑭之流哉

四川達州民某兄弟二人甚友愛弟未授室而他
出其兄賣身得十二金為弟聘婦弟歸娶知兄賣

身事乃相持而泣遣其婦往母家取原聘金為兄
贖身湖南流民二人某某知其事尾之中途擊婦
死而攫其金忽迅雷大震擊二人立斃其尸羅跪
于婦家之門手中持十二金頃之婦復甦歸至其
家則二人者已先跪門外矣婦語其故兄弟鄰里
及州人來觀者如堵莫不嘆異以為孝友強暴之
報施不爽如此

予丙子奉使祭告西嶽于玉泉院見無憂樹四株
後園內曲頰頭婆羅王立瞻婆國婆羅門女為第
一夫人生子名無憂又生子名離憂其無憂即阿

育王也後王出外園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
王見已此華樹與我同名心大歡喜蓋此樹與青
柯坪婆羅樹皆西域種然西嶽乃道士所宅絕無
蘭若不知以何因緣而有此樹又釋迦譜毘婆尸
佛有執事弟子名無憂

唐劉希夷汝陽潭詩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寫
物最工然非初唐人語已似皮陸子近詠寓邸西
齋叢竹有句云冉冉紫雲蓋翻翻紅鵲尾自謂不
減劉語

本朝新進士臚傳後自鼎甲授翰林修撰編修外

餘皆引見 欽選庶吉士分清漢書與鼎甲三人

一體教習順治間定例清書者陞內閣學士漢書

者陞京堂官或徑陞侍郎如程其相朝芳以丁亥榜

眼及第至侍讀學士陞太常寺卿左虞孫敬祖以己

丑會元至侍讀學士陞通政使臨朐馮易齋相國

溥以讀學陞吏部侍郎錢塘黃次辰相國機以讀

學陞禮部侍郎是也如勝國甲科即不拘此例故

王宗伯敬哉宗簡白司寇東谷印謙高侍郎念東珩胡

學士此菴統諸公皆為三院學士三院者國史秘

書弘文院也庶吉士則專隸弘文既設內閣遂罷

三院不設而別立翰林院以學士掌之
劉宋忠武公沈慶之詩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
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按客座贅語云周子隱
讀書臺下舊為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其地又名
南岡六朝士大夫多居之武帝評書云南岡士夫
徒尚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此乃知沈所居在南岡
非泛設耳

古有通鳥語牛馬語者梁廷尉卿沈僧昭先為山
陰令與會稽太守武陵王紀校獵中道而返左右
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當還處分問何以知之

日向聞南山虎嘯故知耳俄而使至是知鳥獸莫
不能語者釋氏戒殺厥有旨哉

本朝翰林遷吏禮二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學士至
尚書則不復兼按明萬曆中王三渠用賓官南京
吏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此其同而異者也若霸州
郝恭定惟 二公皆不由翰林而為

禮書董禮侍安國則旗下人不由科甲錢唐高禮
侍士奇則以供奉 內庭久特加少宗伯未嘗視
部事也

康熙初予自揚州入為禮部主事時蘇松詞林甚

少現任數公又皆以奏銷一案註誤京堂至三品
者亦止華亭宋副都直方徵一人迄今三十載乃
極盛其他無論即狀元鼎甲駢肩接踵而身兼會
狀兩元者如癸丑韓宗伯慕廬茨丙辰彭侍講訪
濂定乙丑陸侍講澹成肯皆是也他如翰林臺省
尤眾地氣盛衰信有時哉
近日地氣自江南至江北而揚州為極盛如甲戌
顧圖河江都人榜眼及第庚辰季愈寶應人榜眼
及第癸未王式丹亦寶應人會狀兩元及第一時
稱科名盛事前此未有也

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蓋自明時已然然如直
隸之滄州順治丙戌呂讀學顯乙未戴少叅王皆
榜眼及第河南柘城縣康熙甲辰李侍郎元庚辰
王編修露一榜眼及第一探花及第露即會元也
滄州又有丁亥會元李人龍官內閣中書舍人然
則堪輿家言信有徵矣

陳後主賚天台智者大師物有中藤紙一隋蓋六
朝語沈后書有赤松澗米五石隋煬帝所觀衣物
又有南榴夾膝桃一枚柿心筆格一枚篆字穀皮
屏風一具鴉納袈娑一領絲布祇支二領銅搔勞

一口布三十禪

鳥獸毛羽之奇異者如紅紫鸚鵡五色鸚鵡紅鴿
紅鳩鵝兒黃馬桃紅瓣點子花馬朱毛虎山水文
豹硃砂鼠綠蝴蝶子或見或聞雜記于池北偶談
居易錄二書近日京師金魚顏色種種變化尤為
艷異而白魚硃砂點者或在首或在背或在尾置
之盆池游泳唵喞粲若錦綺信生物之不可測也
聞又有藍其色者惜未見至于鴿之屬兔之屬亦
多異種不能悉記又顧鄰初客座贅語云全椒學
博王忠徵曾以禱雨見紅鵝疑是神物非世所恒

有萊陽姜如農

塚

別墅有紅鵝館陳其年

緝檢討

詩餘有紫鵝橋未詳出處不敢輒書

杜堇字古狂按字書堇具吝切即烏頭也其汁飲
之能殺人故唐明皇取其汁以毒張果齒盡黑用
以取名真狂士矣

弘治五年南直隸鄉試劉尚書南坦

麟

以武學生

中式十四年鄉試陳翰林魯南

沂

以太醫院醫生

中式二公名碩而皆以雜流入試所未解也此例

至嘉靖中始革去

予于明代郡縣志書祇取關中諸公所纂如武功

平涼朝邑華州等十餘種此外惟崔後渠安陽志
章楓山蘭谿志馬應龍安丘志邢子愿武定州志
史蓮勺紀事介休志不失史法偶觀顧東橋與陳魯
南論修志書云嚴介谿袁州志都元敬黃山圖經
李懋卿東莞志邵二泉許州志各有義例須取叅
訂已上諸志則又予所未聞未見者東橋先生平
生傲睨相嵩及撫楚被旨修奉天大志又忤世宗
真所謂豪傑之士矣
登高能賦自是佳話若蘭亭之集古今艷之然詩
不成受罰者若干人殊煞風景乃亦有不識字不

成詩傳之于後反成佳話者如唐人韋蟾嘲李璣
詩渭水秦川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料應學得
虞姬壻書字才能記姓名宋人釣臺詩諸老凋零
極可哀尚畱名字壓崔巍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
胭脂澆綠苔政使希仁題詩光世能書亦復尋常
未必如此令人解頤也

遜園居士言金陵盛仲交家多藏書書前後副葉
上必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記他事往往盈幅皆
有鈐印常熟趙定宇少宰閱舊唐書每卷畢必有
硃字數行或評史或閱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

書之馮具區校刻監本諸史卷後亦然并以入梓
前輩讀書游泳賞味處可以想見此語良然予所
見劉欽謨昌官河南督學時所刻中州文表每卷
亦然予勸宋牧仲開府重刻文表及梁園風雅二
書且云欽謨諸跋當悉刻之以存其舊亦遜園先
生之意又嘗觀袁中郎所刻宗鏡摘錄亦復如是
弇州先生讀書後同此意也

金陵許尚寶石城先生穀年二十中嘉靖乙酉鄉
試乙未南宮第一壽八十餘及見萬曆乙酉後輩
近上海姚方伯通所先生永萬曆戊戌進士壽近

百歲及見順治戊戌後輩姚公與先祖贈尚書公
為浙藩左右使同僚壽亦相埒鼎革後尚有書問
往來今又五十餘年往矣予年十八以順治八年
辛卯中鄉試至今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已五十四
年去辛卯止八載耳不知假我數年猶及見之否
然釋氏石火電光之喻信有然矣

戊戌同年吳侍讀默岩國全椒人榜眼及第詩未
入格而頗有勝情予官揚州時常與共客儀真一
日過予客園置酒酒間作擘窠大字及便面數事
皆即事漫興之語令人解頤尚記其一則云少陵

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云筆所未到氣已吞才
人須具此胸次落筆自爾不凡惟阮亭可以語此
頃之予衣領上偶見一蟻即又云宰官衣領驀上
一蟻子此正須耐煩以為勝俗客耳雖偶然遊戲
皆有理趣久之露坐月色皎然賦絕句云如此青
天如此月兩人須問大江秋子和之得四首翰林
兄弟皆名士解屋三間分兩頭及第紅綾分餅日
閉門黃葉著書秋鳴墟園中小山名斜日森碧篠人影參
差曲岸頭頃刻疾書兩丸墨山蟬墮地數聲秋又
二詩不具錄詳鑿江倡和集

焦山瘞鶴銘或云王右軍書或云陶貞白或云顧
况而周暉金陵瑣事言唐李石續博物志陶隱居
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瘞鶴銘皆其遺跡顧
元慶作瘞鶴銘考歷引黃長睿以至都元敬諸家
之說斷以為陶書而未及引此證之予門人淮陰
張力臣昭作瘞鶴銘辯援据甚博予以遺新安張
山來潮刻叢書中不記引此否也

金陵瑣事云神樓乃劉南坦尚書製為修煉者用
篋編成似陶靖節之籃輿懸于屋梁僅可弓臥其
上下收放之機皆自握之不須他人文徵仲寫其

香齋言卷一
圖諸詞人多詠歌之皆不得其旨按

云清惠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又升菴先生後神樓曲序亦然曲中仙人五城十二樓等句亦未詳其形製何如皆所云不得其旨者也

予嘗謂古人詩且未論時代但開卷看其題目即可望而知之今人詩且未論雅俗但開卷看其題目即可望而辯之如魏晉人製詩題是一樣宋齊梁陳人是一樣初盛唐人是一樣元和以後又是一樣北宋人是一樣蘇黃又是一樣明人製題沈

濫漸失古意近則年伯年丈公祖父母俚俗之談盡竄入矣詩之雅俗又何論乎

詩題有一二字不古遂分雅俗如古人祇有同韻和韻而今人則改作步韻武韻矣古祇有絕句今人則改作截句矣古人贈答或云以詩贈之以詩寄之今則改詩以贈之詩以寄之矣此類未易更僕但取古人集觀之雅俗自辨當以三隅反也江寧有西域賈胡見人家几上一石欲買之凡數至主人故高其直未售也一日重磨洗冀增其價明日賈胡來驚嘆曰此至寶惜無所用矣石列十

二孔按十二時辰每交一時輒有紅螿子布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即消乃天然日晷也今螿子磨損何所用之不顧而去
史癡翁金陵人佯狂玩世工詩畫樂府妻號樂清道人姬人何號白雲善畫工篆書通音律琵琶得兩京國工張祿之傳翁每製一曲即命白雲被之絃索嘗訪沈石田于吳中不值見堂中幪絹素尚未渲染輒濡墨縱筆作山水不題姓名而去石田歸見之曰吾吳中無如此人必金陵史癡也亟追邀之相見一笑留石田家三月而後返

明代冊使至諸藩府藩王以刺迓之于郊刺稱某王拜三字而已應天鄉試榜後魏國公例設宴中山府第邀集新舉人亦惟書魏國公拜四字于刺不書姓名

余少時官廣陵與諸名勝修禊紅橋即席賦冶春詩二十四首陳其年後至贈余詩曰玉山筵上頽唐甚意氣公然籠罩人劉公猷曰采明珠耀桂旗麗矣或率而兒拜或揚袂從風如欲仙去治春詩獨步一代不必如鐵厓遁作別調乃見姿媚也

香祖筆記卷七終

香祖筆記卷七終
新城王士禎
陳寔字永南吳興人著兩山墨談甚有義理閱金陵瑣事始詳其本末寔字震伯儻居白下又著唐餘紀傳渚山詞話嘗作詞弔張麗華云麗華死于青溪後人哀之為立小祠祠像乃二女郎其一即孔貴嬪也今祠亦不復存

香祖筆記卷八

新城王士禎

陳寔字永南吳興人著兩山墨談甚有義理閱金陵瑣事始詳其本末寔字震伯儻居白下又著唐餘紀傳渚山詞話嘗作詞弔張麗華云麗華死于青溪後人哀之為立小祠祠像乃二女郎其一即孔貴嬪也今祠亦不復存
成弘間留都扇骨以李昭製者為最見顧東江清集往徐健菴司寇為宮坊時贈予金陵仰氏扇子謝以詩有舊京扇貴李昭骨之句翼日相遇朝班

問李昭出處予但據東江集答之後閱金陵瑣事
乃詳李昭李贇蔣誠三人製扇骨最精徐守素蔣
徹李信修補古銅器如神恨昔者不能舉此應之
信彊記之難也

張遺字瑤星金陵遺民也居棲霞一小菴數十年
不入城市著書十餘種有一書紀南渡時事可裨
史乘惜未版行凡所撰著稱白雲自怡年九十而
終四十年前游東萊時先兄西樵亦客萊相友善
及予在邗江數客金陵未及見之蓋已禁足攝山
矣予撰古懽錄亦遺此人故著于此

明時欽差行人吳惠葬劉真人于留都鳳臺門外
壙中得一石匣中有玉冠蓋上刻王真人玉冠五
字此與王喬玉棺相似玉冠尤為新異

舊例科場進呈試錄主考官自撰程文其用士子
文稍為點定自萬曆十三年乙酉科始

治血山崩當歸一兩荆芥一兩酒一鍾水一鍾煎
服立止

撫州商人病痢危甚太學生倪某用當歸末阿魏
丸之白滾湯送下三服而愈

又治痢方黃花地丁搗取自然汁一酒盞加蜂蜜

少許服之神效

濕痰腫痛不能行用蒜蒼草水紅花蘿蔔英白金鳳花水龍骨花椒槐條蒼朮金銀花甘草以上十味煎水蒸患處水稍溫即洗之

治小腸疝氣烏藥六錢天門冬五錢白水煎服神效

治小便不通芒硝一錢研細以龍眼肉包之細嚼嚥下立愈

治瘤方用竹刺將瘤頂稍稍撥開油皮勿令見血細研銅綠少許放撥開處以膏藥貼之

接骨方土鼈用新瓦焙乾半兩錢醋淬七次自然銅乳香沒藥菜瓜子仁各等分為細末每服一分半酒調下上體傷食後服下體傷空心服

治疫腫頭面方金銀花二兩濃煎一盞服之腫立消

針入腹用櫟炭末三錢井水調服即下又方以磁石置肛門外引下

已上俱出正續金陵瑣事

沈石田周干支八字與明英宗同

明寧國大長公主所用遺墨半挺上用紫金打成龍口吞之一瓷杯酌酒滿則隱起一龍形鱗鬣具

備酒盡不復見

金陵王其家有大石子中具兜塵觀世音像跌坐

如生面目衣袂如畫又南唐元宗時溧水桑樹生

須菩提像右袒左跪衣袂宛然其色如純漆光可

以鑑

南唐書有馬令胡恢陸游三家馬陸二書盛行于

世近吳門又有合刻惟胡書世罕傳之聞江陰李

忠毅應家有藏本廿年前屬江陰令陸雲士次訪

之久不見報又屬門人楊侍講賓實名求之亦不

得按恢金陵人博物彊記工篆隸客京師久不得

調上韓忠獻公詩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

一人寒公淡憐之使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

州推官卒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詔云期畢便申周宰

相王溥父祚以觀察使致任一卜者諛其壽可百

四十惟百二十歲時春夏間微苦臧腑祚大喜顧

子孫曰孩兒輩切記是年莫教我喫冷湯水二事

癡絕可笑杜牧詩百年便作萬年計富貴中人不

悟此者多矣釋氏六如之喻正為此輩棒喝

顧鄰初云沈約宋書凡歌字皆作哥字予昔官廣

陵于一士大夫家見趙松雪家書凡哥字皆作歌字蓋古通用也

捨筏登岸禪家以為悟境詩家以為化境詩禪一致等無差別大復與空同書引此正自言其所得耳顧東橋以為英雄欺人誤矣豈東橋未能到此境地故疑之耶

京口張文選公選九徵博物君子也嘗題予過江入吳兩集云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淡懷抱此語可與解人道

予少游京師日與汪茗文號劉公融體倡和晨夕

過從無間一日往汪邸舍其小僕孫玉者走報曰王貽上來茗文出為予述之予笑曰此子不減蕭茂挺家僕

孔平仲雜說云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出北史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汪茗文赴京師過揚州予送之舟中欲附惠泉五堰寄家西樵兄汪以道遠稍難之予笑謂曰汪大乃成俗吏汪亦一笑許之後記其事于說鈴

宋時徑山僧行園為蛇傷足一叅方僧為治之先汲淨水洗患處易水數斛令腐膿敗肉悉去瘡上

白筋見乃挹以軟帛以藥末勻糝瘡中惡水泉湧
明日淨洗敷藥如初一月毒盡肉生平復如舊其
方乃香白芷為末入鴨嘴膽礬麝香各少許見談
數

宋制軍營中有天王堂小說亦屢載之不知何天
王也談數云唐天寶西蕃寇安西奏乞援兵詔不
空三藏誦仁王經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殿前門
不空曰此毘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安西耳
後安西奏見神人破賊城上天王見形圖形上進
因詔諸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像

佛寺亦然宋時沿之入軍營也又括異志言宋建
炎中敵將屠秀州天王現于城上若數間屋大懼
而引去因建天王樓于城西北隅

汪鈍翁說嘗問予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予曰
正以襄陽未能脫俗耳汪浚然之且曰他人從來
見不到此

予又嘗謂鈍翁李長吉詩云骨重神寒天廟器骨
重神寒四字可喻詩品司空表聖與王駕評詩云
王右丞韋蘇州趣味澄夔如清沈之貫達元白力
勅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元白正坐少此四字故

其品不貴

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八字同旨

弇州云朦朧萌拆情之來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四語亦妙

古人同調齊名大抵不甚相遠獨劉楨與思王竝稱予所不解建安七子自孔文舉不當與諸人同流此外如陳琳之飲馬長城窟行阮瑀之定情詩

徐幹之室思皆有漢人風矩惟楨詩無一語可采而自古在昔竝稱曹劉未有駁正其非者鍾嶸又謂其仗氣愛奇動多振絕思王而下楨為獨步殊似嚙語豈佳處今不傳耶乃秦少游亦云五字一何工妙絕冠儔匹殆亦耳食之習

萊陽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問孺子所讀何書對曰史記又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遽取而觀之讀未一二行輒抵于案曰亦不見佳何用讀為荔裳時方髫髻知匿笑

之而此老夷然不屑

予十數歲時屢夢坐園亭上有五色異禽小于鸚鵡羽毛甚麗羣飛亭中或集于肩或投于懷馴擾不去又兩夢有人贈一奩墨開之有異香既覺為諸兄言之曰此文字之祥也順治八年辛卯予年十有八一日讀書倦而假寐夢神人告曰汝知今科闈中題乎乃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詩經題乃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叩其餘則不應及八月入闈首題果符所夢頌題則聖敬日躋及明年壬辰會試頌題乃維清緝熙二句也予中是科鄉

試第一旋改第六壬辰下第而先兄吏部登進士神所告乃予兄弟鄉會試首尾二題也

康熙初士人挾詩文游京師必謁龔端毅鼎公次

即謁長洲汪苕文琬穎川劉公猷體及予三人陽

羨陳緯雲維嶽其年維之弟也初入都手寫行卷

三通置案上友人問所詣曰吏部劉公戶部汪公

禮部王公也友人曰吾為子預卜之汪得卷必摘

其瑕疵而駁之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揚之劉則

一覽輒擲去無所可否已而果然予聞之笑謂公

猷曰吾二人或駁之或揚之皆尋常耳惟兄此一

擲最不易到公敵亦為之絕倒

交趾老道士結廬潮州之金山年已百歲養一雞
大如么鳳置枕中鳴即睡覺一胡孫小如蝦蟇以
線繫几一龜如錢大置金合子中子門人東莞令
錢蔗山以曰雞陽精也胡孫心猿也龜神靈而服
氣也皆小者損之又損也其言甚有理致

嶺海見聞云蚌聞雷而孕望月而胎珠中秋蚌始
胎中秋無月則蚌無胎凡秋夕海色空明天半有
朱霞光起蚌曬珠也珠之名類不一有精珠褪光
珠璫珠走珠滑珠礫硤珠官雨珠稅珠簋符珠珠

重七分為珍珠八分為寶珠合浦人以珠為貴生
男曰珠兒生女曰珠孃

香樹生海南黎峒葉如冬青凡葉黃則香結香或
在根株或在枝幹最上者為黃沉亦曰鐵骨沉從
土中取出帶泥而黑堅而沉水其價三倍或在樹
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間之曰生沉投之水亦沉投
之水半沉半浮曰飛沉皆為上品有曰速香者不
俟凝結而速取之也不沉而香特異曰花剷者香
與木雜剷木而存香也有曰土伽楠與沉香並生
沉香性堅伽楠性軟其氣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

溺產占城者佳樹為大蟻所穴蟻食石蜜遺漬香
中歲久凝而堅潤其色若鴨頭綠上之上也又有
虎豹斑金絲結其色黃貴與鴨頭綠等

椰杯見毒則裂嶺南人多製為食器以辟蠱

永安產燭竹文信公駐軍時燃此竹以代炬

海蜘蛛生粵海島中巨若車輪文具五色絲如組
組虎豹觸之不得脫斃乃食之

瓊州黎峒有黎長統之必符王二姓乃得立黎長
家有古確傳為祖先所遺非陶非石天欲雨則先
鳴官軍將入山則大鳴

廣州之虎門合蘭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現海

市城闕樓臺車騎人物倏忽萬狀康熙丙辰見戈

甲之形粵有兵變黃太冲宗義亦言寧波有海市蓋

東海南海皆有不惟登州但登見以四五月廣見

以正月初旬三日是小異耳鄞之見不言定期

嶺海見聞言鐵樹生海底石上榦類珊瑚尾如彗

千年則成珊瑚其旁有蚌守之往往得鐵樹則兼

得珠是鐵樹與珊瑚同類俱生于海然珊瑚大者

五六尺小者不過尺許以鐵網取之在水則軟見

風則堅初白漸黃得日色乃殷紅如丹砂按王濟

兩舟所記云官橫州于一指揮家圃中親見此樹
歷言其六十年開花之詳予在羊城學使署亦見
鐵樹高大不殊諸樹乃木本非玉石之屬但以鐵
培護其根則茂與他樹以水澆灌者差異與前所
云云不類豈名同實兩種耶

嶺海見聞云香樹幹如樹蘭葉如黃楊子如連翹
而黑以夏月子熟種之亦有寄生榕樹上者閩小
紀云千年榕樹上生奇南香

陶岳五代史補載馮道鎮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
財修夫子廟道以付判官判官素滑稽書一絕句

于判後云荆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
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有愧色因出
俸修之又李穀為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惟
破屋三間中存聖像有伶人李花開進口號曰破
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于陳
穀驚嘆遽出俸以修之五代學校廢壞如此賴滑
稽之言始得復故可為浩歎觀唐元宗過魯謁孔
子廟詩居然盛世帝王氣象近 聖駕東巡謁闕
里 聖廟載謁孔林 特命戶部發金錢十餘萬
重修廟貌輪奐一新 賜孔氏子孫十餘人為五

經博士等官 特賜御用曲柄傘于大成殿此又
漢唐宋明已來所未有者故觀于文教之興廢盛
衰而世之治亂可知矣
周郭威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夢文宣王明日攻
其城入之過夫子廟叩首再拜且諭近臣曰夫子
聖人百王取則焉安可不拜且命孔氏襲文宣王
者長為本縣令五代之世乃亦有此自明代至
本朝曲阜縣知縣皆以孔氏子孫為之而不知始
于後周也
越處女對勾踐曰見之如好婦奪之似懼虎吞之

如日偏如滕兔此即處女脫兔之喻而語益奇
凡溺水及服金屑用鴨血灌之即瘥

耳暴聾用全蝎去毒為末酒調滴耳中間水聲即
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傷用獨殼大栗研乾末敷之立愈

治喉痺乳鵝用蝦蟆衣鳳尾草搗細入鹽霜梅肉
煮酒各少許調和再研細布絞汁以鵝毛刷患處
吐痰即消

惡瘡腫毒初起當歸黃蘗皮羌活為細末生鷺鷥

膝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鷺涎灌之即愈

宋孝宗食蟹過多患痢有嚴防禦者用新采藕節研細熱酒調服果愈

治病眼生赤障者用白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露中一夜曉取肉化為水滴目則障自消

治嗽驗方香椽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清酒同研入砂礮內煮令熟爛自黃昏至五更為度用蜜拌勻

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效又方向南柔桑條一

束每條寸折納鍋中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渴即飲之

治水腫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為膏作大餅

覆臍上水從便出即愈

已上俱出養河漫筆

予平生為詩不喜次韻不喜集句不喜數疊前韻

惟少時有集黃山谷詩一絕云

謝人送梅

榨頭夜雨排簷

滴誰與愁眉唱一杯瘦盡腰圍怯風景城南名士

遣春來如此集句恐非李西涯所知西涯有集句

詩一卷

李西涯集第六卷主一齋為徐公肅都憲作又徐

亞卿原一六十二得雙生子戲贈原一與崑山徐
健菴司寇初字同公肅與其弟立齋相國初字同
立齋亦為都憲健菴亦為亞卿何其脗合至此但
前之二徐未悉其名耳

宋陳輔輔之丹陽人有詩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
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
家為王介甫所知而與蘇公尤厚善黃是師是章
惇之甥也以二女妻穎濱子迺遜哲宗時欲召用
林希以是沮之後知定州卒東坡皆有尺牘與之
元人吳師道跋云二人出處不同而尚德守義不

為勢利回邪變易其賢則一予撰古懽錄取師是
而遺輔之此詩尤為可愛特書之

吳師道禮部集有云江陰趙彥衛作西漢定安公
補紀首書元年四年書策命孺子為定安公五年
至十八年每年書公在定安法春秋公在乾侯之
義意亦美矣按孺子嬰宣帝元孫楚孝王孫廣戚
侯顯子漢之近親非若呂后取他姓子比矣太后
臨朝稱制莽居攝踐阼改元居攝又改元初始則
孺子雖未正帝位固已儼然為天下之君矣莽篡
而猶存莽滅而復為漢若之何絕之哉又考序例

云正統雖絕而故君尚存則追系正統之年而注其下如唐武氏例是趙氏補紀殆類此但其書法猶有可議者不稱居攝初始直云元年三年則失其實矣莽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萬戶為定安國而以大鴻臚府為公第居之則書公在定安亦為失實定安公乃莽所加豈得仍其偽號竊謂宜自初始二年下注新莽始建國元年初始三年以後下注莽年如前遞數而書孺子在京師存其故稱紀其實地庶幾得之或曰其後方望立嬰為帝而元滅之當若何按方望事在光武建元元年書

法當云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于臨涇元更始遣兵擊斬望嬰并遇害

釋典羅云出家即羅睺羅佛命舍利弗為其和尚大目犍連作阿闍黎故沙門以和尚為尊貴之稱

佛姨母瞿曇彌欲出家如來不許謂阿難言若聽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莠生稻田善穀復敗又言我之正法千歲興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歲而漸衰微所以者何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一不得作如來二不得作轉輪聖王三不得作第二忉利天王四不得作第六天魔王

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瞿一作橋按此乃比丘尼之始夫
如來既受姨母乳哺深恩及五百除饑女皆長老
久修梵行而如來難之且如此後之人談何容易
耶又如唐武后乃真天魔王以釋氏因果論之不
知往劫是何福德也

南渡時東平伯劉澤清者字鶴洲曹州人天啓中
戶書郭允厚家奴也後充本州捕盜弓手少無賴
為鄉里所惡徙居曹縣遭離亂從軍積功至總兵
官金陵立福王遂為藩伯開府淮陰其兄忘其名
字鳳洲崇禎時亦至總兵官禦敵歿于王事稱名

將非澤清比也澤清為人陰狠慘毒睚眦必報曹
縣士大夫罹其禍者甚眾澤清在江淮縣有故居
空無人一日諸生十數輩僦飲其宅或拾一錦鞋
于內閣中傳玩之座中有謔者澤清知之使健兒
名捕至淮盡殺之中表兄某夙有違言遣人召之
中表懼祈哀于澤清之母為婉轉申救澤清佯許
諾禮待頗厚既辭歸立遣健兒途中拉殺之已而
大兵渡淮澤清迎降歸于京師以叛案有連至盧
溝橋伏法行路快之不數年子姓無子遺故居為
墟

唐書言孟浩然與給事中王維善維私邀入內直
會明皇至浩然倉卒避匿牀下帝問知之喜曰朕
聞其名久恨未見耳立召見問所為詩云云而北
夢瑣言以為李白誤

盧沆為舉子于澹水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
迴避緣此受知擢第賈島温飛卿亦以微行傲忽
致長江方城之謫此可為輕薄之戒又孟弘微郎
中者性誕妄因次對奏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
以文字召用宣宗怒曰卿何人朕耳中全不知有
卿亦坐貶

丹青樹出終南山丹青竹出熊耳山

唐宋啓事用門狀即今士大夫彼此拜謁之名刺
也上書其官謹祇候某官陸務觀老學菴筆記云
見東都時蘇王諸名公門狀一卷率皆手書古人
鄭重不苟如此今則小胥之事耳又翰林故事坊
局已上乃得用紅柬為刺史官庶常止用白雖元
旦賀壽等吉禮亦不用紅不喻其義

故事有最可笑者唐御史臺惟南牀最尊重每會
集南牀不笑則諸御史不敢笑南牀笑則皆大笑
謂之鬪堂

唐相國段文昌史云西河人褒國公志元之後志
元本臨淄人文昌徙居荆南又云荆蜀皆有先祖
故第又云先人墳墓在荊州其稱臨淄人以先世
本籍故而與鄒平無涉不知何以封鄒平公今鄒
平縣西北地名段家橋謂是文昌故居傳會不足
信也子成式柯古罷江州刺史居襄陽與李商隱
溫飛卿倡和故號漢上題襟集然柯古著酉陽雜
俎多言齊州事如長白山沙彌二桃之類皆在鄒
平

唐華原柳氏家法為士族之冠公綽公權已下至
此皆然此家鬻婢猶不屑奉侍賣絹牙郎其家法
可知而負國賊柳璨乃生其族卒與張廷範輩同
誅死未足酬衣冠之禍故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之論未必盡然若桓彞為晉忠臣而溫與元繼世
為逆郝鑒郝愔之生超盧懷慎盧奕之生杞皆其
類歟每讀史輒為三嘆

金陵胡宗仁字彭舉以畫名亦工詩與竟陵鍾伯
敬為友嘗有與鍾書云兄弟子姪皆耽作畫蓬門
晝掩茗椀鑪香閣筆盈案妄擬堆笏滿牀昔人一
門五貴七葉蟬連寧復過之其子玉昆字元潤亦

工畫嘗寫杭州宋宮古梅予題絕句云風雨厓山
事渺然故宮疎影自年年何人寄恨丹青裏留伴
冬青哭杜鵑故友合肥李文定容齋天極愛此詩
常諷詠之昔人謂沈石田相城喬木代禪吟寫此
後惟金陵胡氏足以繼之

張遺瑤星題程青谿侍郎正畫云唐六如畫學周

東村不啻過之只為胸中多數百卷書耳予評陳

戶部子文奕禧書品亦如此

姚翼字伯右工畫梅又取鍾山梅瓣粘于便面以
筆添枝幹其上極有生韻時號姚梅人多效為之

渠丘張杞園貞孔目仿作甚工

白樂天詩吳孃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極
是佳句東風誰唱吳孃曲暮

雨瀟瀟闔禁城予亦有二絕句云波遶雷塘一帶
流至今水調怨揚州年來慣聽吳孃曲暮雨瀟瀟
水閣頭七載離筵喚奈何玉壺紅淚斂青蛾瀟瀟
暮雨南陽驛重聽吳孃一曲歌

周侍郎櫟園亮工閩小紀云鷗皆白獨莆田九鯉湖
鷗作粉紅色隋宦者劉繼詮獻芙蓉鷗二十四隻
色如芙蓉疑即此種

唐宋外任官到任皆有謝表高常侍集有謝封丘縣尉表則縣尉亦得上表矣

閩小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惟紅者最難得白者能愈痰疾紅者有益小兒痘疹

櫟園又云參皆益人沙元苦參亦兼補海參得名亦以能溫補故也生于土為人參生于水為海參

故海參以遼海者為良

先兄西樵先生撰古今閨閣詩文為然脂集多至二百卷詩部不必言文部至五十餘卷自廿一史已下瀏觀采摭可稱宏博精覈而說部尤初獲為

古人所未有今略其書目載于此班昭漢書異姓

諸侯王已下至今人表凡十卷班昭漢書天文志一卷班昭補列女傳一卷班昭女誡一卷班昭

幽通賦注一卷衛鏗筆陣圖一卷蘇蕙璇璣圖一

卷宋若莘女論語一卷侯莫陳邈妻女孝經一卷

預浩或作喻浩女木經一卷李清照打馬圖一卷沈俶諧

史一卷龍輔女紅餘志一卷管道昇墨竹譜一卷

鄭氏女教篇一卷明仁孝徐后內訓一卷仁孝徐

后勸善嘉言一二三卷仁孝徐后勸善感應一卷

章聖蔣太后女訓一卷楊慎妻黃氏錦字書一卷

王鳳嫻東歸紀事一卷廬江王夫人燈花占一卷
張淑嫻刺繡圖一卷邢慈靜邢太僕
側之妹黔途略一卷徐
淑英女誠雜論一卷徐德英革除紀一卷筆洞細
君花殿最一卷薛素素花瑣事一卷方維儀尼說
七惑一卷方維儀宮閨詩評一卷顧若璞往生紀
實一卷倪仁吉宮意圖題語一卷陳結璘牡丹亭
牌譜一卷胡貞波古牌譜上下卷季嫻學古餘論
一卷季嫻前因紀一卷王端淑詩緯序論一卷陶
姮儀放生約一卷董白奩艷上中下卷尼超衍密
印語錄一卷尼濟印仁風語錄一卷尼自如語錄

一卷計五十六卷其全書今藏篋笥無力刻行也
上巳之巳本巳字之訛又泊宅編云十干之戊與
茂同音今呼爲務亦非又稱爲武五代史僞梁朱
溫時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蓋溫父
名誠戊字類成故司天監以此謾之今吳中術士
尚有沿之者

柳子厚作非國語宋江端禮作非非國語嗣是劉
章虞槃皆有非非國語見張合宙載今不盡傳
童貫自謂韓魏公出子與梁師成自謂蘇文忠出
子正同曹操父子本寺人之後忠獻文忠乃爲寺

人祖禰乎

宙載云書冊為水潦所浸可于大甌中蒸而曝之
至一二番乃以物鎮平處逮乾色雖微漬而無損
壞

宙載張鐸僉事言鴿能辟小兒疳氣當多置房養
之清晨令兒開房放鴿其氣著面則無疳疾

南園漫錄云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
楚詞桂酒筵桂之類今醫藥所用取其氣味甘辛
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園圃
所植取其香氣郁烈乃尚其花也類書所載皆未

別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溫飛卿以蒼耳子對白頭翁寧陽許襄敏公彬取

作一聯云道上鈎衣蒼耳子風前聒客白頭翁蓋

其去國之作上句即迷陽迷陽勿傷吾行下句即

違山十里蟪蛄之聲尚猶在耳之義

碧里雜存云鍾山孝陵即梁寶誌公瘞所也傍有

八功德水誠意伯奏改葬誌公水亦隨往太祖異

之為建靈谷寺歲命太常祭焉

見只編言陳水南建以南唐李昇宜繼唐後改馬

令書以為唐餘紀傳猶蕭常改三國蜀志為續後

漢書也讀吳越備史昇本安吉此若將潘某之子姓
實潘也水南特以五代篡祚短促不足繼統不若
南唐聲名文物雄擅江左不愧唐後耳云云予按
吳越與南唐世為仇備史之言未可遽信詎可據
為實錄以駁水南耶

漢鄱閣銘在寧羌州州陋甚在五丁峽西南予嘗
過之不知有此古物未及訪碑刻所在殊以為憾
甲申八月禮部尚書韓莢卒于位公長洲人中英
熙癸丑會狀兩元授翰林修撰至今官先是以內
閣學士子假歸乙亥奉 召入京有屠西爽者以

卜筮名吳中韓問之曰公此行官至尚書然癸未
即當南歸過此不能歸矣韓入都累遷禮部吏部
侍郎超拜大宗伯至癸未始嬰疾乞假未允甲申
病增劇再疏告老 命在任調理至是卒公平素
為予述屠言且云過癸未不歸豈遂死耶王大司
空鴻緒時同被 召命聞屠語人曰韓公此行不歸
矣果驗屠亦以癸未年卒

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于 保和殿頒賜 御書大
理少卿臣李斯義得臨黃庭堅書一幅其詩云談
經草檄鬢華生初擁閩山傳節行江入桐廬青欲

斷溪從劔浦碧來迎茶雖戶種租宜薄鹽不家煎
價賴平要使祈招歌德意君恩豈為遠人輕四十
三年十一月李以副都御史遷福建巡撫前詩竟
為之識云

香祖筆記卷八終

